



## 遇見天鵝的快樂與生態保育的省思

● 呂昇陽\*

去年的候鳥季，我有一個意外的際遇。12月8日因尋訪黑面琵鷺而在一處人煙罕至的秘境，一處閒置許久的淺坪魚塢，遇上了一對迷航至台灣的天鵝。所謂的天鵝也就是古人所謂的「鵠」、「鴻鵠」。



《莊子·天運》：「夫鵠不日浴而白。」

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鵠者，天鵝。」又云：「鵠大於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鵠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

世界上的天鵝也有幾個不同的品種，每年十月起會陸續從西伯利亞飛來長江流域中下游或日本等地度冬的，主要有兩種：一種體型較大，高140—155公分，俗稱「黃嘴天鵝」；一種體型較小，高115—140公分，俗稱「小天鵝」。辨識的最重點在嘴喙黃斑部的大小有別。兩者皆比高81—94公分的「大雁(即『鴻雁』)」大上許多。而我所遇見的天鵝，即是所謂的「小天鵝」。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其實台灣並不是天鵝度冬的地區，不管是天鵝也好，或是大雁也好，基本上最遠只會南飛到衡陽的緯度線，所以自古以來南嶽衡山就有一處鼎鼎有名的「回雁峰」。不過凡事總有意外，可能是因為東北季風風場流向的紊亂，也可能是因為失群而迷航，也可能是自體的導航系統出現了問題……，總之牠倆就這麼不可思議的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12/10 午後天氣晴朗，利用空檔又去了一趟屬於我的天鵝池，結果並沒有見到小天鵝的芳蹤。從望遠鏡裡的小天地裡抽離出來，放眼這片溼地的風景，這時才發現山雲繚繞的北大武山，正矗立在天鵝池的東南方，雖遙遠，但卻輪廓明晰。沒想到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屏東北大武山的稜線，山情與水意一時相遭，不覺令人神超形釋。能在滾滾紅塵中，得此一方淨土，何其幸運！

12/18 天鵝池的水位不知為何明顯下降，露出了許多灘地，於是小天鵝離開了與我邂逅的這一方秘境，而在 12/19 出現在七股頂山的廢棄鹽田濕地，這裡是黑面琵鷺在曾文溪口北岸的主棲地之外另一處重要的棲地，每當候鳥季時，總會有許多鳥人在此賞鳥，於是這一對小天鵝很快就被發現了，也上報了，報云：「台灣罕見的小天鵝 12 月 21 日造訪台江國家公園，兩隻在七股頂山濕地停棲覓食。台南市野鳥學會表示，這是民國八十一年以來在台南市發現小天鵝的第四筆紀錄。」

根據現有的文獻，小天鵝迷航到台灣都只是短暫停留幾天，並沒有留下來完整度冬的紀錄。所以當小天鵝在頂山停留了近半個月然後消失不見後，大家也就認為牠們是飛離台灣了，於是那些遠從各地瘋集而來的攝影者也就心滿意足的撤走了。其實，牠們又飛回與我初見時的那處秘境了。根據野生動物的保護守則與生態倫理，我是不能隨便洩漏這片天鵝所在的密境的訊息和位置的，因為越多人知道，對這塊溼地上





的小天鵝、黑面琵鷺、裡海燕鷗等眾多候鳥就會形成愈大的干擾。



我最後一次在密境見到牠們是隔年的春天。2月26日，傍晚時分，我獨自看著牠們由雄鵝發動而雌鵝依隨的往北踏浪起飛，消逝在青冥的天際。但願牠們可以一舉千里，平安飛回西伯利亞繁殖下一代。身為一個鳥人，在我心中從此深藏一份畢生難忘的情影和感激。後來，我再和我的鳥類專家朋友 Mr.戴談起這件事，他說：「這應該是台灣第一份天鵝度冬的觀察紀錄，是你和牠倆的緣分。」

天鵝是冬候鳥，台灣並不在牠們度冬的遷徙路線上，所以當牠們出現在台灣時，我們會稱之為「迷鳥」。那麼亞洲小天鵝最大的度冬區是在哪裡呢？答案是中國長江流域的鄱陽湖。根據鄱陽湖國家自然保護區資料，每年到達湖區的天鵝有數萬隻。然而真到鄱陽湖看天鵝的人很少，因為太廣袤了，沒有明顯集中的熱區，無從看起。所以講到看天鵝，真正能吸引大量觀光客的地方是山東省榮成市煙墩角村以及日本本州新潟縣的瓢湖等，在這兩個地方看天鵝可真是零距離，因為秋冬飛來這裡度冬的天鵝都不怕人。野鳥會不怕人？原來這些地方為了守護野鳥與發展觀光而有計畫的「餵鳥」。

### 該不該餵食野鳥？這是生態保育界很嚴肅的課題。

被習慣餵食的天鵝，雖然可以滿足遊客近觀的目的，形塑人與萬物交融的表象，但野而不逸，失去野性與警戒心的天鵝，也就失去原本那種超塵脫俗的氣質。因為乞食是很形而下的行為，一隻放棄野外覓食的本能而向人類乞討的天鵝，牠的靈魂也就與家鵝無異而不再是高貴的天鵝。此外，因為一隻從西伯利亞飛到南方度冬的天鵝，並不見得每年都會飛到固定的地方，也就是說今年飛到日本新潟的，明年可能飛到中



國的鄱陽湖，萬一牠飛進了觀念上仍保留古代傳統而嗜吃大鳥的湖邊人家，那這種不怕人的天鵝豈不是一下子就被手到擒來而淪為盤中佳餚了。

台灣嘉義、台南的濱海溼地，因為歷史人文的契機，留下了大片的鹽田與魚塢溼地，成為數以萬計的冬候鳥的天堂。這些地方都不餵食野鳥，所以野鳥都怕人，總是棲停在百米之外的地方，並時時保持警戒。於是當你看過台灣濕地上的候鳥，然後再看到日本新潟、山東煙墩角這些與人異常親和的候鳥，你就可以發現這是兩道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我想，每一個初次看到新潟與煙墩角的天鵝而感受到物我交融的表象的人，一定是其樂融融，其喜洋洋。但是這種關係的快樂，它的邊際效用一定會遞減得很快，因你完全可以預期到會見著怎樣的模式和風光。可是沒有經過馴化的野地生命就完全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了，它是神祕瑰麗而多變的。這種情況也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山林，現在要看到野生的帝雉(一千元紙鈔上的那隻)、藍腹鵲已經很難了，有時深山獨行偶遇，那怕是驚鴻一瞥都足以令人悸動良久。可是現在在特定的某些淺山的山路上，卻有山友或拍鳥者刻意定點餵食，如此一來幾乎凡走過這裡的人都可以看到這些本該行蹤飄忽的野鳥。這種情況以大雪山林道某 K 處最有名，也最受爭議。但是每當看到這些行跡異常，可以與人四目相接並隱約流露企盼眼神的珍禽，心底卻怎樣也沒有荒山偶遇的驚喜，因為牠已經少了野逸的氣質，如同一隻受人圈養的跑山雞了。

